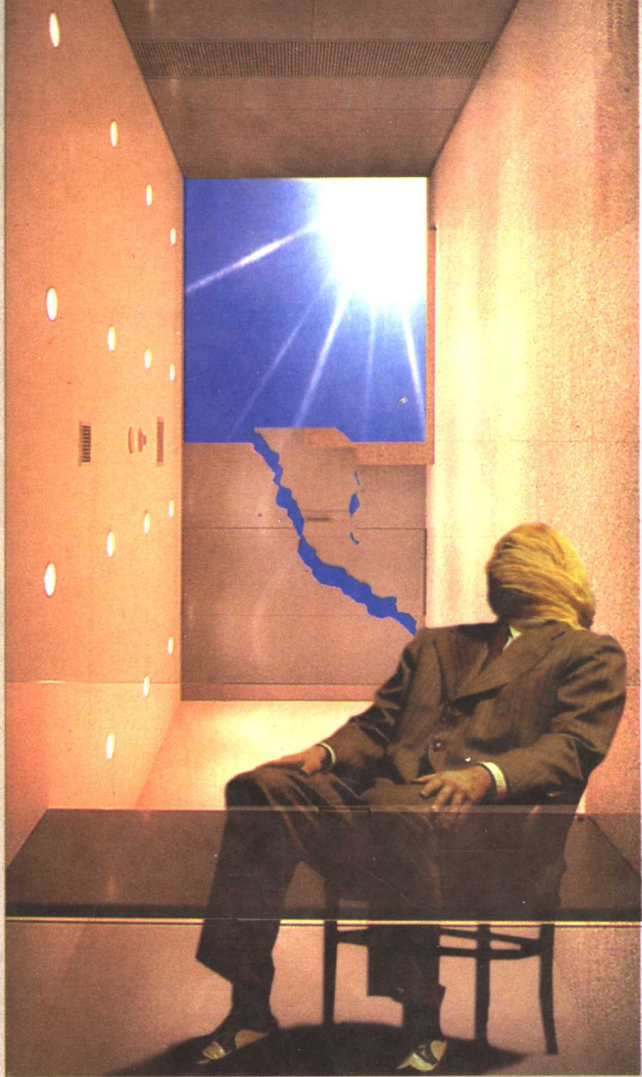


XI FANG ZHI ZHE REN GE CONG SHU

林和生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孤独人格

—— 克尔凯郭尔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孤独人格

——克尔凯郭尔

林和生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XI FANG ZHI ZHONG SHU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尔凯郭尔:孤独人格/林和生著

keerkaiguoe: gudurenge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7

ISBN 7—5354—1310—2

I. 克…孤…

I. 林…

Ⅱ. 文学—传评

Ⅳ. I·1069

克尔凯郭尔:孤独人格

keerkaiguoe: gudurenge

◎林和生著

策 划:李鸿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校对:邓 蕻

责任编辑:李鸿文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7.625

版 次: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10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54—1310—2/I·1069

定价:8.00 元(简精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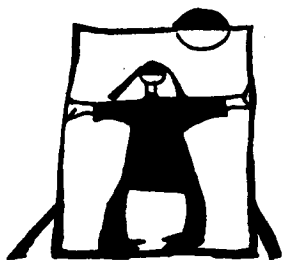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主 编：周季胜
副主编：李鸿文 吴兴明
编 委：向培风 林和生 李 杰 李建中
李正武 李鸿文 吴兴明 苏 宁
冯 川 周季胜 阎 嘉

丛书策划：李鸿文



目 录

mu lu

序：再现“那个个人” 1

人们对他的认识晚了大约一个世纪，但人们最终认识了他。

引子 13

在此刻生命的高峰状态，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与墓地的巨大冲突中，他终于倒在秋天哥本哈根阴郁的大街上……

童年的阴影 16

从童年起,我就已经成为精神。

大学年华 39

在哥本哈根大学优美的校园里,克尔凯郭尔尝试着新的人生。

灵与肉的畏惧与绝望 59

在妓院里,在遇到“野兽般的咯咯笑声”之后,他开始转身向回走去。

心灵的震撼 84

久久地站在父亲那片天空下,承受着那无法承受的一切,他已被炼成孤独、忧郁、冷峻、尖刻的精灵。

别了,蕾琪娜 104

畏惧成了一柄双刃剑。

信仰骑士..... 127

站在亚伯拉罕那信仰的高峰,那无言痛苦的高峰,那恐惧与颤栗的高峰,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之间关于存在意义的对话就该结束了。

孤独天才..... 150

从我幼小的时候起,我的心里便扎着一根芒刺。

三位一体的大师..... 175

冲出人格的牢狱,人就会面对压倒一切的死亡
恐惧,人会感到自己不过是诞生于虚无中的虚无,
虽然随之就有了名字.....

天才之死..... 195

他用生命锤炼而成的精神力量保持着巨大的安
宁,等待着那最后一刻。

不朽的人道主义..... 208

人无法改变天命与历史,但人可以改变自己。

年表..... 227

主要参考书目..... 234





序：再现“那个个人”

xu :zai xian "na ge ge ren"

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没有读过安徒生童话呢？卖火柴的小女孩、美人鱼、丑小鸭、冰雪王后……那些动人的故事，或许是最早进入我们心灵世界的文化内容，并且令我们终生难忘。

然而，所有读过安徒生的人中，极少有人知道，在安徒生的祖国丹麦，与他同时代还生活过另一位跨世纪的天才。他比安徒生晚八

年出生；他们彼此认识；他对安徒生作过尖刻的批评；在安徒生讲述那些美丽而忧郁的故事、讲述《幸运的套鞋》一类故事之际，他也在讲述他自己“挤脚的鞋”的故事；他也亲眼看见了安徒生成功的辉煌。然而，在安徒生去世之前二十年，这个人就在几乎彻底的孤独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并久久地被淹没在历史海洋阴冷的深处。

把这个人 与尼采比较，也能看出命运对他的独特待遇。这个人 与尼采可以算是同时代人。在今天许多思想家眼中，他的重要性不在尼采之下。然而，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生前就已声誉遍地，进入二十世纪，更是几乎家喻户晓。可这个人却注定要久久地等待。

在这个人去世之后半个世纪，有人开始意识到他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文化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先后对他产生了注意。从那时起，他开始对人类文化悄悄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一直要到二次大战后，更准确地说，一直要到六十年代，这个人的影响才随着越来越社会化的存在主义思

潮，达到了可与安徒生或尼采相提并论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还只是为文化精英们所认识，并不为一般人所了解。不过，随着人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全球性或个人性的生存问题暴露得越多，他的深刻意义越是显示出来。

人们对他的认识晚了大约一个世纪，但人们最终认识了他。

他，就是当代公认的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之父、基督教新正统主义之父、后精神分析大师索伦·克尔凯郭尔。由于他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局限于这三大领域内部，而且延伸到它们的交汇处，因而，他又往往被看作三位一体的大师。

今天，要想了解克尔凯郭尔对人类文化的意义，最好是看一看他对上述三大文化领域及其交汇处的重大影响。如果注意到，这三大领域都要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初步形成，他的天才就会格外令我们吃惊。

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领域：三位公认的大师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是在对克尔凯郭尔深刻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

自己的学说的。正是这三个人特别注意他与尼采的比较，都赋予他和尼采大致相同的重要性。尤其是雅斯贝斯，他反复声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一等星”，“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本世纪存在主义式的文学天才卡夫卡曾深入研究过克尔凯郭尔，他写道：“克尔凯郭尔是一颗明星，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是够不着的。”“我大概是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迷了路……”

在基督教神学领域：自十九世纪以来乃至自宗教改革以来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也是沿着他的路线前进，才得以完成了基督教新正统主义的“危机”神学。

在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交汇处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也将克尔凯郭尔视为创始人。须知，赫赫有名的P·蒂利希、R·布尔特曼、M·布伯和G·马塞尔等人，都是矗立在这一交汇处的巨匠。

精神分析领域：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发现，把克尔凯郭尔称作“精神分析学家”不会遭到笑话了。人们渐渐发现，克尔凯郭尔是后精神分析大师，只有弗洛伊德这位据称是哥白尼、达尔文之后最大的“人类

意识革命家”，才能与克尔凯郭尔并肩齐立。“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克尔凯郭尔的工作才得到临床证据的支持。”反之，“在克尔凯郭尔的先驱性工作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之前，弗洛伊德只好等待。”

就如如在存在主义与宗教神学的交汇处一样，在精神分析与宗教神学的交汇处，克尔凯郭尔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正如人们所指出：“关于宗教与精神病学两个范畴的融合，再没有什么比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表现得更清楚了。”

在这样三个领域及其交汇处，一个人表现出如此耀眼的跨世纪天才，却又如此不为人所知，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理解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过于超前而不被常人所理解，那么，这些思想连同与之血肉相连的人生，当然也就一并被埋在浩瀚的历史之中。克尔凯郭尔是那种所谓“思想家的思想家”，直到今天，他在上述三大领域及其交汇处不仅表现为开创者，也表现为前卫人物，那么多第一流的思想家与学者都还在继续努力清理和阐释他的遗产；此外，他的

表述虽然才华横溢，但主观性太强，他的分析虽然绝妙透彻，但往往深僻晦涩；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他的人生比在其他人那里更加纠缠不清，就其形成而言是互相锤炼，互为前提，互为发展，而要理解它们则需要互为映照，互为背景。由于这种种原因，不少精英人物在跟随他时常常感到有可能迷失在那眩目的天才之中，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卡夫卡一人。精英们尚且如此，那么要想从普通人的立场认识克尔凯郭尔，必然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本书即是从普通人的角度认识克尔凯郭尔的一个尝试，它试图还原一个思想与人生血肉相连的克尔凯郭尔，通过两者的相互纠缠、相互锤炼、互为前提、互为发展，去把握那个活生生的人及其最终的思想境界。

但是，这一设想并非出于对普通读者的消极应合，它包含着以下几点慎重的考虑：

第一，如果把克尔凯郭尔作为一位杰出人物加以理解，那么，本书希望达到克尔凯郭尔自己提出的境界：“真正伟大的东西是人人都有同等资格来达到的。”

第二，正如读者从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克尔凯郭尔全力反对用任何抽象的、普遍性的东西（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历史”）去掩盖或代替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尤其是对他自己，他完全清楚自己的人生和思想道路独一无二，无法纳入任何既定的模式，而只能是“那个个人”。

第三，不从他的人生着手，便无法理解他的不幸和苦难，从而也就无法理解他的精神和思想之路，无法理解他是如何得以成为后人眼中三位一体的大师。这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幸和苦难是人的罪，是对人的锤炼，也是得救的前提，“真理的胜利来自苦难。”本书试图表明，克尔凯郭尔的一生，实际上是努力超越自身不幸与“罪”的一生，是努力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位殉教者的一生。从另一方面说，克尔凯郭尔认为辩证法不仅意味着思想的能力，更意味着存在的能力，后者要求在自身存在中辩证地重复自己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是依靠生存而来，依靠“重复”而来。他“活”出了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只有通过他的人生，才能真正了解到其余的一切。

第四，沿上述第二点思路更深一步，本书尤其希望表明：克尔凯郭尔对活生生“个人”的大声疾呼，与其说是在代表一般的“个人”反抗对“个人”的抹杀，不如说是在从他自己不幸的人生中拯救和捍卫他自己。只是，由于他所站的精神高度，他对自己的拯救和捍卫同时也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在他所站立的精神高度上，首先对于他自己，其次对于一般的人之存在，他对自己的拯救和捍卫表现为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从这样一种境界出发，本书试图表明，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而克尔凯郭尔不仅是一位基督教精神的殉教者，而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殉道者。从本质上说，唯其如此，他才得以成为存在主义之父，成为跨世纪的三位一体大师。

上述思路（尤其是第四点）还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不少现代人手中，存在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时髦，被大肆加以世俗的、消极的（用克尔凯郭尔自己的话说是“美学的”）应用。如果克尔凯郭尔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为此大为震惊。实际上，同样是伟大人道主义者的卡夫卡早就表达过这种担忧：“克尔凯郭尔

是和我同住一屋的邻居，只是，他还是一颗闪亮的明星。对此，我不仅有赞叹之意，而且也有一丝淡淡的同情……他不算一个消极悲观的人，在《恐惧与颤栗》那本书里，不知有多少积极的东西，……他积极的一面实在是太多了，但愿人们对此不会有什么疑义。”

从另一方面说，克尔凯郭尔身上固然有着取之不竭的伟大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对应着难以尽数的不幸和痛苦。许多追随存在主义的现代人以一种“实利主义”的态度，滤掉了与其精神和思想相反相成的伟大痛苦，单单抽出其精神和思想的片断当作诡辩的工具，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辩护。在这些人手中，存在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破坏性的东西，与克尔凯郭尔的出发点完全相反。正是这些破坏性的东西，使得连波普尔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都对存在主义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从而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赌徒的哲学，盗匪的哲学”。而本书则希望指出，一个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原来是多么痛苦。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要做他那样的存在主义式“个人”，首先就需要“把眼睛从理性中挖出来”。可以认为，克尔凯郭尔自己就正是

那从理性中挖出来的眼睛，自己已是那么血肉淋漓，惨不忍睹，却没有放弃对人之命运的焦切关注。本书希望表明，这并非一种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快乐放纵的选择，而是由不幸人生所铸就的痛苦的必然。本书希望人们认识到，每一种结局都必然地、无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代价；相反，每一种行为都会引出一种相应的结果。如果说克尔凯郭尔为他的最终境界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么，对他的不负责任的模仿和应用，也必然要准备承受相应的结果。

然而，本书以上有关考虑，实际上为自己提出了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生活是逼人地狭窄；其次，关于这生活的资料又是惊人地缺乏。

古往今来的生活中很少有人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形只影单。二十五岁时，满堂亲人除一位长兄外均已告别人世。他终生与人群处于敌对关系，几乎完全没有朋友，终生未娶，在彻底的孤独中去世。死后二十多年，才有第一本传记出现。他留下了公开发表的大约五千页著作。然而，从这些著作中很难看出其人生的端倪，这是因为他坚持认为一个人切不可